



外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

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世疑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是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

鞭朴而自隨且夫軟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

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踈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

觚斲雕衣鯁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况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儼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乂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

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於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嘆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仰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吊汨羅而

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贖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寶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

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
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
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蔽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
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
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
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
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
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
明衣被群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

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
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
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
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
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
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
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

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

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裸處則其言吮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群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竒技淫巧之蕩心鬻良襍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

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乘羊之賈監
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必行諒甄明之不
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
費

對講天人之精稷責少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
於此與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
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
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
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

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
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
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
而署奏而末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
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
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
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
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
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
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

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術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
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
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
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
末者著於本器竒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
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罪疑不得以異物
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
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
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之抑其豪行之當時
猶爲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

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
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
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僞後世之
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
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
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
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
貢謹上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
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

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勲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叙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拯溢即民心而

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
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
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
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肯災肆赦
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
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
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
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
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
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
論之平讞無懼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
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箠者
不能救饑持鞶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
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
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
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
歸偃息旣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
歲行互市頗積縻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

兵不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寢爲經制著在
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
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
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庠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
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廐禁原
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
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磨包虎
皮而載戢聞一作問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
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

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
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滌禁遂氓庶之貿遷施
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
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
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
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顛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郃封佐堯而爲農師居幽成於
王業綿綿之厖本仁積功膺膺之原聿來胥宇建

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與定命攸厚
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
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逖觀
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
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
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
固孟堅能賦頗拚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折理奚長
諒茲俊髦精于經傳言條對勿尚猥弁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
西周始封乎邠士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建歷

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
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
即神臯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
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
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
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
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
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
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
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

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
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
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
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
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
蕃各有爭心必虞疆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
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
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

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
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
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
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
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群元
之尊王道之寢微寢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
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
席行則馳褭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
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

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禱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睢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

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閔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耻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蠶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蠶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耻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勛華之閔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

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
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
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
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
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
之者骯髒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
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
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
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
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睢王者之風反繫於周

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
可爲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
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
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
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

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
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
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
事焉成湯有罪已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
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

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
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
丘明所耻惠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
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
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
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
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歛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
推一作權一作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
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况以
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謬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
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耻以遺愛而見稱也
荒孱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
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
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唯
殺暉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一作大雅小雅
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
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槩形言孟嘗所以投

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

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音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噍殺擘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

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泄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佯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旣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以選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教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
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
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涖事惟能
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
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
叙教於民人嬴政并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
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
流貴因循而不比崇闕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
簡亦可以治乎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

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
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
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
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
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
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涖事益煩
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要賢夫清心省事
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
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
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
既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南省試策第三道

徧明一作徧明

第四道策問頗枿

疑是折理枿疑是折理

疑是土圭之影景合

國學試策第一道

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六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
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之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
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
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
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未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

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豕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豕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豕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

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剥陰剥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剥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

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
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
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
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
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
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
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
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
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
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
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
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
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
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
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
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
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第三 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第四 屯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

第五 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 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兵非聖王王

人作

第九 同人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一 觀下觀於民於一作乎

第十二 剝動以經論易釋文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

第十三 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 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彖曰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又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

第十七 恒而久成久字上疑而化成而字下疑

不正利一作不利正

第十八 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莅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七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

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
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
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
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
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
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
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
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

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
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
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
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
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
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
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
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
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

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

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柰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

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

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於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柰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

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已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大過行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

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
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
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
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
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
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
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為用所以濟
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 此下亦有又
衆也二字

第二 損君子之自損 此下有一
有者字 有被其害矣 矣字上
有者字

第五 革貴之乎 一作所
貴乎 順天應人 此上一有
其曰二字

第八 艮可為而為者也 為者一
作有為

第十 允萬物之象 象一
作衆

第十一 節皆苦者也 皆苦一
作其甚

第十二 小過於治人者 一無
者字

易童子問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八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
說卦而卜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
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
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
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
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傳之辯溺其
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
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

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
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
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
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
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
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
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

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
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
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
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
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
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
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
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
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
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
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
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
不精則不足恠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

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
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
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
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
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
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



原件短缺

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

原洛一
張

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

敢非故不得不由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

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恠其義

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
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
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
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
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竒說以神之至其自相
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
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
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
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
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天子平生之
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
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
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
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
說卦禘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
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
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
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易童子問繫辭

然有附記

作其一

莫不自信其

此下言字

其肯

其一

洛不出

一作河

則三代之末

則字

下言字

其間者在焉

此下取之二

有之不為

不字上

遂其一家

其一 聖人之將

此上有由字

用生著

一作生

不能通也而

乖戾也

二也字下

一本七八九六

之數同

同字上



